

談到人生，總是給人一種無奈、唏噓的感覺，甚至乎給我們帶來更多更多的思索，彷彿有種種說不完、聽不盡的問題，不斷的沖擊着我們的思維，教我們不能休息下來。

其實，人生好比一條邁長的跑道，在這條跑道上，人們正在舉行着一場激烈的競賽，他們不分男女、不分老幼；用盡他們的氣力向前奔跑，直到最後一口氣為止。這個起點和終點便是人的「生」與「死」，也可以說是一個個體生命所能活動的範圍。

人生，雖然是短暫，然而在數十年的光陰裏，我們所能或所要接觸的層面還是很廣泛的。而個人的力量、貢獻也將會累積成日後無限的力量，為社會、羣衆作出貢獻，因此人生的意義還是重大的。

對於人生，每人都有着一套的人生觀，有無固定，今日的福與樂，可能會是明日的禍與苦，而今日的苦與禍，也可能會是明日的福與樂。

談到人生，自然是避不了有關宗教的問題。在人類生命燃燒的過程中，少不了會遇到多方面的挑戰和挫折，有的能夠輕輕帶過，有的卻要獨力承擔。而當我們面對一些並非人力所能解決的問題的時候，人便會對生命開始失去信心，開始感到徬徨和失落，就算是平日最強的人也會暴露出其最軟弱的一面。這個時候，個體的自我也將會被打擊得體無全膚，不得不走進宗教的庇護站裏，也不得不借助宗教的那種慰藉人心的力量。

然而，當人們再次堅強起來的時候，對生命與及生活上追求之野心也會逐漸擴散開去，再也不需要宗教。而好勝的心理將會把他們拖回現實世界裏，再一次受到現實世界的鞭撻和洗禮。當他們再次失落於現實世界時，便會再次求助於宗教，而人生可以說是活在野心和失落的漩渦裏，人生也隨之而變得。對人生抱有積極、樂觀、進取的態度；有的則是以消極、悲觀的態度去看待人生，而有的則是默默地承擔着上天給他們的命運，而在整個人生的歷程中，的確是充溢着喜怒哀樂，它們往往在有形、無形、自覺和不自覺中交織成一張羅網，緊緊的把我們綁住。當中，曾經使不少人對生命感到頹喪和無奈，也曾使人振奮，這就好像鄭志誠先生那篇《哀樂人生》中的兩位主角：祥仔和他的母親，他們雖處身於痛苦之中，但仍能苦中作樂，將親情可貴之處，發揮得淋漓盡緻。從旁人來看，他們的一生的確是與痛苦結下不解之緣，無論是生活，健康都是苦不堪言，然而對他們來說，這種痛苦卻反而成為了他們快樂之源，因為痛苦使他們真正的了解到快樂的可貴，痛苦也使他們兩母子的感情推向更高的境界，這種精神之喜悅是勝過任何物質生活所帶來的滿足。從這件事來看，人生的哀與樂，是沒有一定的。快樂在某人來看，可以是快樂，但換上了別人，也許會變成痛苦。人生是不斷的變幻着，永平伏不定。也變得多姿多采。

其實，人生本身並沒有哀樂之分，而人生是哀是樂，只決定於人對生命的取向，在逆境中能抱有樂觀的態度，則苦仍能變樂。倘若抱有消極的態度，則眼前的美景也會變得極為痛苦和醜陋。而在今期的嶺南人中，我們將會企圖從政治、文化和宗教各方面去了瞭人生的意義。

